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摆摊儿

阿占

1980年代初，老院子里住着一个吕剧演员，伊三十八九岁，披肩的大波浪，一张圆脸，一对梨涡，穿着紧身毛衣，胸前峰峦抢眼。吕剧演员熟谙相处之道，什么人什么话，她说辞一套一套的，中间穿插着自嘲与互黑，毫无违和感。同女人聊天，她用老裁缝、烫头师傅打开话题，还会把自己身上的港台货脱下来，喜欢就拿去，到裁缝铺做样子，她说。同男人聊天就更简单了，她的爽快和漂亮好像没有哪个不喜欢。

老院子地角绝佳，出门就是海。夏天，吕剧演员带头摆摊儿，卖起了酸梅汤，这个举动直接唤醒了人们的经商潜质。吕剧演员说，外地来避暑的越来越多，整条街却连个像样的小卖部都没有。卖酸梅汤也是方便游客，卖好了，还能赚条裙子赚顿肉钱。我们

团已经有好几个下海的了，做生意不丢人，国家不是号召咱们奔小康嘛。吕剧演员总能自圆其说，且说来耐听，节奏生动。

一张折叠饭桌，三个小板凳，两口大号饮水桶，数只沸水煮沸过的汽水瓶，无需额外投资，生活用品搬到马路牙子上，支起来就是买卖。吕剧演员的周日变得格外忙碌。凌晨四五点钟起床，开始在走廊尽头熬制酸梅汤。乌梅、甘草、陈皮、山楂，武火烧开，文火慢熬，30分钟后，放入老冰糖。再煮10分钟。凉透，沉淀，倒进饮水桶。八点准时出摊儿，一直忙到天擦黑。

冷库经理是票友，负责特供冰块。那些冰块用洗衣盆盛着，饮水桶坐在里面，名曰“冰镇酸梅汤”。逢天气暴热，买卖好到不够卖，到了中午吕剧演员会再熬一锅，走廊

里总是弥漫着诱人的酸甜味道。她乐于分享酸梅汤的做法，其实也没多少花头，所以，倒不如说她分享的是一种状态，一种活法。在吕剧演员的带动下，至少有两家摆起了摊。其中一个叫帆子，老青年是也，右腿跛跛，走起路来忽高忽低，重活儿干不了，读书也难上道，就业无门，常年补差打零工，摆摊儿之后尝到了甜头，自此视为人生主业。除了酸梅汤，帆子还卖8分钱一碗的凉粉，这种半岛传统吃食，样貌晶莹剔透，入口清爽，如情人的吻盈满口腔，外地游客来此必要尝鲜，壮汉连吃三碗，呼呼吞下肚，仍意犹未尽。

海凉粉的原材料叫石花菜，赭色藻类，浮荡在落潮后的石礁水系里，俯首皆是。捡回来，去泥沙，淘洗数遍，加几滴白醋，熬煮至完全融化，一碗碗盛好，冷却后自然凝成冻，倒入清水盆里浸泡保存之，吃时捞出，揽上几刀，加蒜泥、香菜末、咸菜末、醋和香油，即开胃又吊胃，暑气大消莫过如此。

吕剧演员跟帆子说，你没有单位方面的顾虑，聊足了劲儿干下去，不愁干不成大买卖，到时保你娶个漂亮老婆回家。帆子嘿嘿笑着当了真。闯荡多年终成餐饮界高手，半个老城都有他的门面——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小说世情

蒿香袅袅

张港

望子没用眼睛，凭借淡淡清冷的味道，就到了奎爷家。他一路踢着石头，想着心潮澎湃的大事。到奎爷家还用什么眼睛，整个高三复习都是在奎爷家度过的。奎爷跟望子父母说：“要不，就让望子到我那儿住，我那安静。”望子就到奎爷家复习了。每天，奎爷轻手轻脚拉开门进来，上指指头，再指指炉子下边，又四下看看望子的书，就回自己屋里睡了。奎爷一走，望子就蹲下身，拿钩子从炉膛下的草灰里扒出几个土豆。土豆热热的，算是望子的夜宵。其实，望子并不饿，他只是馋土豆的味道。

望子抬头，奎爷已站在院子。奎爷跟前不一样了，他对望子上瞅下瞅，手拉着房门，让望子先走。

“我说望子，你这可是上北京，你这可是念大学。”奎爷一进门就蹲下，拿钩子从炉膛下钩出草灰，随后滚出来一个灰土豆，轻尘飞扬。奎爷把土豆从左手扔到右手，在炉盖子上轻轻摔摔，再吹上几吹，掰成两半。噢的一下子，一股白气冒出，一股香气冒出，那是蒿子灰的清香。奎爷递一半给望子，另一半放炕沿上，说：“这可是上北京，这可是念大学。”指指炕上的书，“这——全得拿走了？”奎爷看望子吃得香，吃得眼睛小了，说：“要是用不上的，留下也中，反正屋子空得很。”

“嗯嗯。”望子让土豆烫得说不成话，“中中，有的，用不了。”

奎爷乐了，他极少这样乐。说着就上手摸那些书——他头一回使手碰书。“吃，吃，还有。到了北京，有吃没吃，就不一定了。”奎爷又钩出一个土豆，又钩出一个土豆，又钩出一个土豆，总共地上有四个土豆。

土豆在望子左腿挪右腿，望子吃成了黑嘴巴，他伸手抓炕沿那半个。这时，弟弟风风火火跑来：“哥，爹喊你！”

“就去就去，喊什么喊。”望子嘴上呜呜着。“不迟，吃够了。”奎爷也说。“村长来家了，他要跟你说话。”弟弟说。奎爷抓住了望子伸向土豆的手：“是村长哩，麻溜的，快去！”拿手巾擦了望子的黑嘴巴。“那我去就来。奎爷。”

然而，望子去了就没有回来，村长嘱咐，娘嘱咐，爹嘱咐，邻居嘱咐，一一听过，他就得上车了。

学校吃的是食堂，学生可以选择饭菜。有一次排队吃饭，望子突然想奎爷了。眼前看见一颗烫手的土豆，从奎爷的右手扔到左手。顿时，他什么也不想吃了，什么也没有味道，他想家，想奎爷。

假期终于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家里没什么变化，可奎爷的家却不见了，奎爷住进了楼房。进了奎爷的新家，望子惊讶了：自己留下的书，整整齐齐摆在床头，像依高矮排列的兵。奎爷老了许多，磨磨叨叨：“村里不让烧蒿子了，这对，埋汰，污染环境。差的是没有烤土豆给你吃喽。”奎爷到厨房端来个盘子，是电烤箱烤出来的土豆，噢——奎爷会用这个。望子吃，奎爷看。望子嘴上不说心里说：差了，没有蒿子灰的香气。奎爷看了半天，说话了：“不如蒿子灰里烤的，对吧？”

回学校，同学们上街街串。望子首先叫：“来烤土豆！”店里的东西，哪来的蒿子灰味，望子吃得很不爽。他想到了奎爷的电烤箱土豆——没有蒿子灰香，那也比这个强。望子又想家了。

想到极致，他趁没人，偷偷揣一把榆树钱儿，背过身嚼。榆树钱儿，甜甜丝丝，略有家的味道。望子一个人跑上铁道，看着远远的直直的铁轨，傻傻站着。他想好了，一到家，就吃奎爷的电烤箱土豆。

望子铺开被褥，然后蹲下，用钩子从炉子底下钩出一只土豆，土豆烫着手，他轻轻剥去皮儿，一次只剥一小块，一边吹，一边剥。然后一掰，一股热气，带着蒿子灰的清香，袅袅上升。望子扑上就是一大口，烫得他啊的一声。望子醒了，是个梦。

望子看一下表：5月23日2点25分。他总觉得这个时间发生了什么。

终于又到假期。家里人说，奎爷看不行了，说不出话。

“什么时的事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5月份的事，23号半夜吧。他一个人在家，摔了一下。”

“啊——”望子跑到奎爷家。已经有几个人围着奎爷，奎爷招招望子，指指角落。呀——人们这才发现，那里竟是一只斑斑驳驳的旧铁炉子，竟然有一堆得得溜溜顺顺的干透的青蒿子。

“老爷子是糊涂了，住楼房还弄这个？”人人这样说。

“奎爷没糊涂，谁说奎爷糊涂！奎爷心亮着。”只有望子这样说。



书心书影

《〈家园记〉校注》序

张全海

在太平天国历史上，安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，从1853年石达开“安庆易制”到1861年“安庆保卫战”失败，太平军在安庆维持了长达9年的统治。太平天国与清廷共存十一年，二者长期处于拉锯战过程中，对于一些地区的控制也是你来我往，这些地方的老百姓要面对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局势，在夹缝中维持生产生活。当时的安徽省桐城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战争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创伤，士民在拉锯战中惶恐偷生，如民间签订田地买卖

契约在使用咸丰年号的同时，还要写一份太平天国纪年副本备用。据同治《桐城县志》记载，桐城人口在咸丰元年有301万，到同治元年不足31万，也就是说经过战乱，本地人口仅十存其一。当然同治之前的桐城人口统计存在严重虚报的可能，但就算取其三分之一的的话，战后的人口总数也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，战争造成的创伤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，安庆无疑是一个绕不过的地区，但遗憾的是，不论是学术界，还

是本地各方，对此的研究力度和关注度都显严重不足。我在搜集安庆地方文献时发现一个特殊现象，就是安庆地区留下了较多使用太平天国纪年的民间契约文书，而在徽州地区和浙江省、江苏省等其他太平军势力范围则极少见到这类民契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，为此我已经撰写了几篇论文作了初步探讨，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。

文献的挖掘整理、遗迹的实体保护，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化提升无疑是有益的基础性工作。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近年点校出版了《太平天国史料汇编》40册，收录资料2000余种，不可谓不宏富了，但仍有诸多遗珠未被采掘，方江的《家园记》就是这样一份珍贵的民间文献。章宪法先生将之校注出版，无疑对于区域历史文献研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都有所裨益的。章先生在书稿完成之后，即索序于我，我自荣幸之至，便不揣谫陋，略述后言，忝以为序。

人间小景

小满

查晶芳

轻扣夏日的门扉，不多时，小满应声启户。面色红润，绿衫一袭。小满小满，唤一声口角温柔，喊一句心头微颤。好一个小，好一个满。小满是五月的初嫁娘啊，娇娇怯怯，体态微丰，眼角眉梢都含着羞带笑，怎一个“怜”字了得。

她敞开的园中，月季红，木香清，含笑羞，鸢尾摇曳，紫藤披拂，芍药颜更欢。百花簇拥中的小满，并无半分娇矜之色，她顾清如水，浅笑迎人，眸光热切又不失温和，亲切得恍若邻家少妇。面对她，你尽可袒露最真实的自我，而不会心慌神乱以致热汗淋漓。

这样的女子，谁人不喜？你看，小满纵无语，万物已有信。山开始朗润，水渐渐涨起，作物悄悄灌浆，麦穗日益饱满，“物至于此而小得盈满”。这满是嫩的，是待成熟的，是依然充满期待的，是好奇的。有那么一点自信，又有那么一点自疑，可她又终究是扬着脸，青春勃发。目光炯炯的小满早就清楚地看到，“芒种”正昂然立于正前方。芒种，亦是忙种。得继续耕耘呀！否则，哪来芝麻开花节节高？又岂得幸福暖风阵阵吹？聪慧的小满，早早听清了芒种无声的提醒。故而，她既不裹足不前，又格外清醒自知。

雨水丰盈了山川，大地树满了绿旗，古老的茶遍布溪头田角，它是小满种给自己的茶。小满也不忘在土壤里播撒下另一些清新的种子，让它们长出苦苦的野菜。苦菜与苦茶一样，入口微苦，却有别样风味，都能安心益气，最适宜热毒攻心躁动不安之人。已是初夏小满时，须吃苦，须警醒，须压住那偶尔泛上心头的小得意。靡草死，麦梢黄，蚕茧成，车神到；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；梅子金黄杏子肥，蜻蜓翩翩蝴蝶飞……小满当政，山川风物齐齐听令，个个以认真谨严之态，井然有序地奔赴自己生命的旅途，疑虑不曾有，深情藏于心。纵然这一程秋水长天，终点并无“大满”，他们亦是风雨兼程，一路奔波一路歌。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，他们早已读懂了小满的意蕴。

小满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，是酒饮微醺心尚明。她有小小的浅浅的满，更有些许的不足与漫长的留白，将满未满，空着边角，留与芒种题写、充盈。她懂得，尽管真正的圆满或许没有，但只有不断地努力，不懈地奋斗，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幸福。

喜欢小满。大地肃穆庄严，盛大的祭祀正在布置。感恩宇宙的秩序，感恩阳光，感恩雨水，感恩所有的奔赴和接纳。感恩挫折，感恩苦难，小满热泪盈眶。她充满喜悦与新生，充满希望与期待，那蓬勃的激情可唤醒一切惰懒，那明媚的绿荫能荡尽所有心尘。她谦逊而克制，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含蓄之美。那是真正的美，是生命之美的最高境界。

不满不溢，低头是春，抬头，辽阔而丰美。与小满携手，人生似长河奔腾，浪花不断；又似沉香静默，余韵悠长。



展雄安 石晓红 画

史海泛舟

王安石在舒州

朱康宁

马上作》，赞美它的雄奇秀丽：“放马倚悬崖，烟云争吐沫。”描写它的狰狞险峻：“跃踞狼虎群，蜿蜒蛇虺窟。”更为它的沉沦而深感惋惜，期待早早开发：“谁将除第途，万里游人出。”

他临别舒州写下《别潜院二山》，对皖山深表歉意：“攒峰列岫应讥我，饱食穷年报虚礼。”他也写政治诗，描写官府“鞭租负”，地主“殊两征”，造成舒州平民“丰年不饱食”“市有弃饿婴”“十室灾八九”“百室无一盈”之惨景；他深入舒州民间，体察百姓疾苦，抨击富人兼并土地现象，诗中多称舒州为“荒州”“荒城”，表示自己“三年佐荒州”“小官苟营营”，应该“执其咎”。这为他后来向神宗上“万言书”，提出变法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他也写托物言志诗，舒州长安岭有块巨石，于是写下《戏长安岭石》：“横身势欲填沧海，背为行人惜马蹄。”借石寄情，志存高远。并作《代答》诗，就长安石“破车伤马”与“所托虽高”表明自己态度。我想：此“长安石”，何尝不就是王安石？

王安石离开舒州后，宰相文彦博以他恬淡名利、遵纪守道向仁宗赵祯举荐，请求朝廷褒奖王安石以激励官风，但王安石以不想越级提拔而拒绝了；欧阳修举荐他为谏官，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而推辞。欧阳修说他需俸禄养家糊口，仁宗便命他为群牧判官。他出任常州知州时，仍然主张“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”，不忘为官的初衷。

南宋祝穆编撰的《方輿胜览》载：潜峰阁，乃王荆公通守日读书之地；《宋史》曰：潜峰阁，在故州治之通判厅，宋王安石为通判时读书处。王安石离开舒州时，作《别潜院》：“一溪清泻百重山，风物能留鄙宴容。后夜青幽出兴极，明月孤影伴寒松。”其实，通判厅是个官衙机构，其中有个王安石读书的地方，叫潜峰阁，说穿了就是文人的书房。

王安石《别潜院》中没有称“潜峰阁”，他还作过《怀潜楼读书之乐》，这里潜峰阁、潜阁、潜楼，皆指他读书的地方。后人将通判厅、读书处等统称舒王台。所谓台，指平而高的建筑物，在上面可远望。

宋理学家程颢、朱熹曾在潜山留下足

迹；程颢学生、书法家游酢曾知舒州；朱子传人、朱熹女婿黄榦曾任安庆知府。明嘉靖年间安庆知府胡缵宗、知县许俨为纪念这四位大家，便在舒王台旧址建起皖山书院，中为明诚堂，东西皆为书舍。

舒王台何人所建？明末清初有个桐城诗人方文，与方贞观、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人，他在《蠡山集》中曰：“舒王台，王安石玩月于此，因得名。”并作诗：“兹台千古峙城隅，玩月何人拟物公。借问傅岩亭在否，逢迎莫是李师中？”拗相公，戏称性格执拗的王安石。玩月句的意思是此处赏月不应拗相公一人独占，用来影射王安石变法时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，并借机向李师中发问：为拗相公筑舒王台、修石牛洞的傅岩亭可是你干的？作者在讽刺李师中逢迎拍马。李师中是山东曹县人，举进士，官天章阁待制、河东都转运使，熙宁四年（1071）贬知舒州，在石牛洞留有石刻。以上诸事究竟是不是李氏所为，则无史料佐证。

乾隆年间庐州举人、潜山知县李载阳为此特作《舒台夜月辨》：“舒台在天宁寨，宋王荆公读书处也。台高，得月最多。旧说：台上有石，石中吐光如月，后为识宝者窃去。又一说，郡太守取此石载舟中，光发浪作，以石投江，浪遂息。二说皆附会也。兹修邑乘（县志），不可不辨。”

从舒国公、荆国公，一直到舒王，舒州毕竟是王安石政治生涯的起点。舒州人有理由怀念这位舒州通判，便筑起舒王台纪念他。